

名家的抒情

散文小品

珍藏版

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选编◎吴鸿

名家的抒情

中国·成都

散文小品

珍藏版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津新登字(90)009号

责任编辑:余秋明 晓 笛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式设计:黄 迅

尾 花:李树民

名家的抒情

——散文小品

吴 鸿 选编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
四川省苍溪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4.875印张 96千字

1994年12月 第2版 1995年12月 第3次印刷

印数 15001—20000册

ISBN7—80563—271—5/I·015

定价:6.80元

前言

广义的散文，是与小说、诗歌、戏曲并存的文学体裁，大致可以分为叙事、抒情、议论三种形式。这三种形式在具体的散文作品中，都会有所侧重。

侧重于议论的，在现代文学史上统称为“杂文”；侧重叙事的则称为“报告文学”；侧重抒情的，自然就颇具诗意，即所谓“散文诗”；而叙事和抒情并重的就称为“散文小品”，也就是狭义的散文。

中国现代的散文小品，在继承明清小品和借鉴国外的“随笔(Essay)”后，自五四以来，它的成功“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(鲁迅：《小品文的危机》)。自那时起，出现了一大批创作散文小品的作家。像文学研究会的冰心、朱自清、叶绍钧；创造社的郭沫若、郁达夫和三十年代之后的茅盾、巴金、萧红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丰子恺、梁遇春、李广田、何其芳等等。他们对散文小品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其作品或是体现反封建主义的个性解放要求，探索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；或是反映淋漓的现实生活；或是提倡“幽默”、“性灵”和“闲适”；或是侧重吟咏个人小圈内的欢欣与哀愁……由于作者在接触生活和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，在艺术上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从而丰富了散文小品创作的收获。

他们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个性，周作人的冲淡

平和；许地山的睿智自然，叶绍钧的宁静淡泊；郁达夫的热情浓郁；丰子恺的细腻亲切；朱自清的朴实细致；冰心的典雅飘逸；梁实秋的雅致恢谐；陆蠡的澄澈清丽；钟敬文的清朗绝俗……在风格上，是绝对无法将他们混同的，只要读者细心去品味，就能体味出个中滋味，了解到作者当时的思想，从中受到启迪，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。

建国以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散文小品的创作处于低谷。在整个文学创作中，作家的个性被抑制，千篇一律的主题内容，让读者乏味。改革风来，新思想涌进，社会稳定，没有了二三十年代的种种风风雨雨，个性得到了解放，散文创作出现了另一个繁荣时期，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个性的优秀作家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，加之对台港文学的接触，人们眼界顿开。这些当代的散文小品就像现代作家的作品一样，清纯高雅，质朴隽永，寓意深邃，将人生的百味尽体现于其中，读来韵味无穷。

中国的散文小品已出版的选本甚众，本书选编了现代当代46位名家的优秀散文小品，以普及本的形式，回顾“五四”时期到当代的散文小品创作，旨在让读者阅读和欣赏到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。因为是普及读物，选目有所限制，自然不能窥视散文小品的“全豹”；就在散文小品中也只是一“斑”。在文学园地里散文小品是一片青青的芳草，愿这本小书也是一棵青青的芳草，只要读者能在阅读和欣赏中得到启迪和享受，看到散文小品的希望所在，引导您深入中国优秀的文学领域，那么编者、出版者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希望	鲁 迅(1)
往事	冰 心(4)
藕与莼菜	叶绍钧(7)
择偶记	朱自清(10)
茶蘼	许地山(13)
梅兰竹菊	周作人(16)
丁东	郭沫若(19)
春愁	郁达夫(21)
雪晚归船	俞平伯(23)
异国秋思	庐 隐(25)
泰山日出	徐志摩(29)
常德	沈从文(32)
记鸟语	林语堂(38)
爱晚亭	谢冰莹(41)
初冬浴日漫感	丰子恺(44)
沙滩	废 名(47)
荔枝	钟敬文(52)
女人	梁实秋(56)
收获	苏雪林(60)
雾	茅 盾(63)
废园外	巴 金(65)
黄昏之献	丽 尼(68)

野店	李广田(70)
秋海棠	何其芳(74)
红豆	陆 蠡(77)
咬菜根	朱 湘(79)
新年试笔	阿 英(81)
想北平	老 舍(84)
春意挂上了树梢	萧 红(88)
新秋随笔	叶灵凤(91)
天冬草	吴伯箫(94)
造人	张爱玲(98)
我来自田野	唐 弢(101)
香山红叶	杨 朔(103)
采蒲台的苇	孙 犁(107)
孟婆茶	杨 绛(109)
风雨	贾平凹(113)
我的四季	张 洁(115)
风庐茶事	宗 璞(119)
你不回头	舒 婷(122)
尺素寸心	余光中(124)
乡愁	三 毛(128)
妈妈的梦幻	李 敖(131)
如你在远方	许达然(135)
情重	林清玄(138)
握一把苍凉	司马中原(114)



希望

鲁迅

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

然而我的心很平安：没有爱憎，没有哀乐，也没有颜色和声音。

我大概老了。我的头发已经苍白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我的手颤抖着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那么，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，头发也一定苍白了。

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以前，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：血和铁，火焰和毒，恢复和报仇。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，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。希望，希望，用这希望的盾，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，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。然而就是如此，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。

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？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：星、月光，僵坠的胡蝶，暗中的花，猫头鹰的不祥之



言，杜鹃的啼血，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……。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，然而究竟是青春。

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？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？

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我放下了希望之盾，我听到 Petőfi Sándor (1823—49) 的“希望”之歌：

希望是甚么？是娼妓：

她对谁都蛊惑，将一切都献给；

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——

你的青春——她就弃掉你。

这伟大的抒情诗人，匈牙利的爱国者，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，已经七十五年了。悲哉死也，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。

但是，可惨的人生！桀骜英勇如 Petőfi，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，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。他说：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

倘使我还是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“虚妄”中，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，但不妨在我的身外。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，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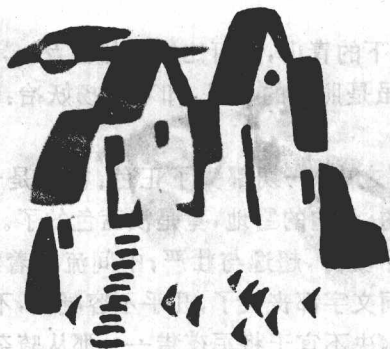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，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。然而青年们很平安。

我只是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，纵使寻不到身



外的青春，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。但暗夜又在那里呢？现在没有星，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；青年们很平安，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。

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！





往事

■冰 心

今夜林中月下青山，无可比拟！仿佛万一，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，虽是照人的明月，却不飞扬妖冶；是低眉垂袖，矜矜严严。

流动的光辉之中，一切都失了正色：松林是一片浓黑的，天空是莹白的，无边的雪地，竟是浅蓝色的了。这三色衬成的宇宙，充满了凝静，超逸与壮严；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，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，几乎不容凝视，不容把握！

今夜的林中，决不宜于将军夜猎——那从骑杂沓，传叫风生，会踏毁了这平整匀纤的雪地；朵朵的火燎，和生寒的铁甲，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于燃枝野餐——火光中的喧哗欢笑，杯盘狼藉，会惊起树上稳栖的禽鸟，踏月归去，数里相和的歌声，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于爱友话别，叮咛细语——凄意已



足，语音已微；而抑郁缠绵，作茧自缚的情緒，总是太“人间的”了，对不上这晶莹的雪月，空阔的山林。

今夜的林中，也不宜于高士徘徊，美人掩映——纵使林中月下，有佳句可寻，有佳音可赏，而一片光雾凄迷之中，只容意念回旋，不容人物点缀。

我倚枕百般回肠凝想，忽然一念回转，黯然神伤……

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，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！

假如我能飞身月中下视、依山上下曲折的长廊，雪色包围阑外，月光浸着雪净的衾绸，逼着玲珑的眉宇。这一带长廊之中，万籁俱绝，万缘俱断，有如水的客愁，有如丝的乡梦，有幽感，有澈悟，有祈祷，有忏悔，有万千种话……

山中的千百日，山光松影重迭到千百回，世事从头减去，感悟逐渐侵来，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。这时纵是顽石钝根，也要思量万事，何况这些思深善怀的女子？

往者如观流水——月下的乡魂旅思：或在罗马故宫，颓垣废柱之旁；或在万里长城，缺堞断阶之上；或在约旦河边，或在麦加城里；或超渡莱因河，或飞越落玳山；有多少魂销目断，是耶非耶？只她知道！

来者如仰高山——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，也许明日，也许今年，就揭卸病的细网，轻轻的试叩死的铁门！

天国泥犁，任她幻拟：是泛入七宝莲池？是参谒白玉帝座？是欢悦？是惊怯？有天上的重逢，有人间的留恋，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，有将实而仍虚的愿望；岂但为我？牵及众生，大哉生命！



家的抒情

这一切，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，此时此地的，宇宙中流动的光辉，是幽忧，是澈悟，都已宛宛氤氲，超凡入圣——

万能的上帝，我诚何福？我又何辜？……





藕与莼菜

■叶绍钧

我和朋友喝酒，嚼着薄片的雪藕，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。若在故乡，每当新秋的早晨，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：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，躯干高大且挺直，使人起康健的感觉；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头布，虽然赤脚，却穿着短的夏布裙，躯干固然不及男的这样高，别有一种康健的美的风致；他们各挑着一付担子，盛着鲜嫩玉色的长节的藕。在藕的家乡的池塘里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，他们把这些藕一濯再濯，所以这样洁白了。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体味的高品的东西，这是清晨的图画里的重要题材，假使满涂污泥，便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；这是一件罪过的事情，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，故而先把它们濯得这样洁白了，才挑进城里来。他们想要休息的时候，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，自己坐在上面，随便拣择担里的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，大口的嚼着解渴。过路的人便站住了，红衣衫的小姑



娘拣一节，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。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于家家且人人了。这种情形，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，直要到叶落秋深的时候。

在这里，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。大根也是从我们的故乡运来的，但是数量不多，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；其余的便要供在大一点的水果铺子里，位置在金山苹果，吕宋香芒之间，专待善价而沽。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，也并不是没有，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，便涩得像未熟的柿子，实在无从欣赏。因此，除了仅有的一回，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。

这仅有的一回不是自己买来吃的，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。他们也不是买的，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。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，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，却满被着许多锈斑。削去皮的时候，刀锋过处，很不顺爽，切成了片，送入嘴里嚼着，颇有点涩味，但没有一种鲜嫩的感觉，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，第二片就不想吃了。只有孩子很高兴，他把这许多片嚼完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种的要求。

因为想起藕，又联想到莼菜。在故乡的春天，几乎天天吃莼菜，它本来没有味道，味道全在于好的汤。但这样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，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。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蓬船，满舱盛着莼菜，是从太湖里去捞来的。像这样地取求很便，当然能得日餐一碗了。

而在这里又不然；非上馆子，就难以吃到这东西。我们



当然不上馆子，偶然有一两回去扰朋友的酒席，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，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。直到最近，伯祥的杭州亲戚来了，送他几瓶装瓶的西湖莼菜，他送我一瓶，我才算也尝了新了。

向来不恋故乡的我，想到这里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。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？再一思索，实在很浅显的：因为在故乡有所恋，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，便萦着系着，不能离舍了。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，怎得不恋恋？怎得不怀念？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？不是的，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着罢了。若无所牵，更何所恋？像我现在，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，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。

所恋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。





择偶记

朱自清

自己是长子长孙，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。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就已经说了。是曾祖母娘家人，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。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，大概也带着我，只是太笨了，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。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情，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。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，日子久了，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，亲昵起来了。除了住的地方，当时觉得那叫做“花园庄”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。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，毫无意见。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，蓝布短打扮，衔着旱烟管，带好些大麦粉，白薯干儿之类。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，大概比我大四岁，个儿高，小脚；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。

记得是十二岁上，那边捎信来，说小姐病死了。家里